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The Study of Language

语言研究

Second edition

George Yul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The Study of Language

语言研究

Second edition

George Yule 著

戴曼纯 何兆熊 导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

京权图字：01 - 2000 - 0153

English edi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the Study of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by George Yul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It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Not for export elsewhere.

本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 / (美)尤尔(Yule, G.)著;戴曼纯、何兆熊导读.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8 (2007.3 重印)

ISBN 978 - 7 - 5600 - 1953 - 6

I. 语… II. ①尤… ②戴… ③何…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6546 号

出 版 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刘相东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北京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21.25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8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00 - 1953 - 6

定 价：2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 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 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选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 阳	高 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 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 纯	潘永棵		

策 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6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 and 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台的必要性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 50 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 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 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

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语言研究》是一本专为语言学初学者编写的入门教材。全书共分二十一章。作者以科学、客观的态度把人类关于语言的研究做了一番详细、全面的介绍，几乎涉及语言研究的所有领域。有些领域甚至分得非常细，如构词法和形态学专辟两章，语法和句法专辟两章，语用学和话语分析也分两章介绍。全书的语言朴实易懂，没有用新奇的术语唬人。为便于读者学习，每章还配有许多思考题和习题。

该书介绍的语言研究涵盖传统语言学（如语言文字学、历史语言学）和现代西方语言学诸领域。但是作者不以流派分章节，重在介绍现代语言学，兼顾传统语言学；既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又顾及到内容的趣味性。例如，作者在论述语言的属性之后意犹未尽，又辟一章举数例说明人和动物之间在交际和学习语言方面的根本差异：灵长目动物黑猩猩虽然能理解一些极基本的符号，但是它们的交际能力与人类的语言能力不可同日而语。

一般人对语言学的了解非常有限，有的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力学、化学等学科历经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科学，而真正称得上科学研究的现代语言学一般从索绪尔时期算起，仅百余年。中小学课本没有专门介绍语言学的章节，更谈不上像化学、物理那样单辟课程的教学了。有时，科学也被世俗遮住了光芒（因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一般不能马上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人类科学史上此类事情不乏其例。

语言研究和语言学似乎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是广义的研究，包括一切关于语言和与语言有关的研究，如语言文字的起源、训诂、正字、与宗教政治有关的文字改革和其它语言政策等；传统语言学研究 and 现代语言学研究等都囊括其中。语言学研究是狭义的研究，可以看成前者的一部分，通常指具有科学意义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人类何时萌发对语言的兴趣已无法确切考证。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演变，知识一直在积累，语言一直在变化，一切都变得面

目全非。由于考证资料有限，直接证据匮乏，人类语言起源问题难下定论（参见第一章）。

我们暂且避开这种考察远古语言的考古式研究，回到更近一点的历史语言学。两百多年前，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的偶然发现（语言的亲属关系）对当时的语言研究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引发了语言谱系的考证研究（参见第十九章），结论令人鼓舞。原来，许多人类语言有家有史，有根有源。当然，不是所有语言都已经追溯到源头。例如，日语是一种粘着性（agglutinative）语言，与汉语貌合神离，它的亲属关系仍难确定。历史语言学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了约三十个语系，下辖四千多种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十九世纪后期，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开始转向语言内部结构关系的研究。索氏区分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历时（synchronic）语言学和共时（diachronic）语言学，提出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关系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关系。他的理论和方法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对文学、人类学、符号学、美学等相关学科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具有学科通性的结构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主流思潮。受此影响发展而成的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描写主义）语言学把世界联成一片，波及前苏联的语言学研究和中国的语言学界，至今余音未消。无可否认，结构主义带来了一场全球性语言学革命。但是，它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还是有限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认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所以，关于什么是语言知识和人怎样获得语言知识两个问题的前一个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答是，语言是一个外在的符号系统，具有任意性、交际性、信息性、双重性等特点。对于后一个问题，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知识系统是通过训练培养的一套习惯。这种观点否认了人脑的特定属性，提倡白板说（tabula rasa），因而解释不了人与动物获得语言知识时的根本差异（参见第四章和第十五章）。结构主义语言学只注重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语言符号系统、表面的结构，不探索语言属性的成因，切断了语言与心理、认知及人脑的关系。随着人们想要解释的

现象越来越多，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性也更加明显，尤其是行为主义倾向，到四十年代已开始走向死胡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出版引发了一场新的语言学革命——一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革命。乔氏秉承笛卡尔的天赋论（innatism）思想，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行为主义认识观，提出心智主义（mentalism）认识论。他认为语言知识是人的官能，具有生物属性。人的语言应有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之分（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相似）。语言学应该研究前者。语言知识是一个抽象的运算系统，人类生来拥有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一种初始状态）。这种由人类遗传基因预先规定好的状态受到后天环境中语言的触发刺激，发展成一种稳定的状态，获得具体语言的语言知识，从而具备了运用语言的能力。

乔姆斯基多次在其著作中提出语言学研究中的三个根本性问题：1) 人类语言知识是什么？2) 语言知识是怎样获得的？3) 语言知识是怎样运用的？如前所述，语言知识属于物质状态，是一种运算系统。乔氏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彻底否定了“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主义语言学习观，提出语言天赋说。人脑先天的初始状态受后天经验的激发逐渐形成具体语言知识的稳定状态，任何种族的正常儿童处于其他民族语言环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习得该语言（参见第十六章）。对于第三个问题，乔氏认为语言运用是由规则支配的（rule-governed）。人们的语言知识是潜意识的，对语句的合法性有敏锐的直觉（intuition）。这些知识不是靠有意识教学或从书本获得的。事实上，我们目前对语言的了解还非常肤浅，也许还不如我们对外在宇宙的了解。

虽然生成语法学派（参见第十章：句法）在现代西方语言学界影响很大，但是也有其它学派和它平分秋色。把语言看作社会意义系统的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研究者大有人在。把语言和社会联系起来的社会语言学方兴未艾。比较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仍有不少热心的研究者。近些年来，以计算机等高科技为手段的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参见第十四章）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实验）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参见第十五章）等新兴学科给人一种技术含量高、科学性强的感觉。

语言学发展如此迅速，与许多前辈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语言学的未来要靠更多的新人为之献身。当然，已经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也不能故步自封。了解、消化、提炼国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汉语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理论仍属当务之急。不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所谓研究要么是重复他人早已做过的工作，要么是聊以自慰地坐井观天，其结果是被他人远远地抛在后面。外研社的这套丛书一定能为学术接轨作出贡献。我们希望这本《语言研究》能成为国内语言学初学者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了解语言研究的概貌。

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

人类对语言的起源怀有极大的好奇心，语言学家提出过种种假设，包括神授说（the divine source）、自然声音模仿说、口语一手势相关说等。由于远古留下的书面资料极少，语音无法保留，已有的假设臆测成分大。

著名语言学家叶斯帕森（Jespersen）认为语言源于人类的自娱活动。这种设想和其它看法一样，纯属臆测。为便于读者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第一章分别简要介绍了神授说、自然声音模仿说、口语一手势相关说、言语遗传说，然后从科学角度阐述了语言发展的生理基础和社会因素。

据《圣经》的“创世纪”记载，亚当给万物命名，万物因此得名。大多数宗教将语言的起源归功于神，有的甚至试图用实验来证明人类的初始语言。

有证据表明，人类有不少词是模仿自然界的聲音形成的。自然声音模仿说认为，人类先民闻自然界的聲音而模仿之，造出了最原始的词语。当发出 CUCKOO（或汉语的“布谷”）的鸟从头顶飞过时，人们就用这个自然声音指这个飞过的东西。

口语一手势相关说认为语言的发音起源与手势和口头发音之间的联系有关。人的舌、唇等的活动与人体动作或手势有关，如说 goodbye 时，舌头的运动表示挥手的动作。

言语遗传学（Glossogenetics）从另一角度探寻语言的起源。该说认为，人类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生物基础。人类祖先开始直立行走、使用工具，改变了前肢的作用。声道结构发生了变化，牙、

唇、嘴、舌、喉出现了生理变化，使人类逐渐获得了发声的能力。人脑出现单侧化 (lateralized)，左脑负责分析、工具的使用和语言功能。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同伴的合作，因此产生了传递信息的愿望。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交际，人类开始用语言传递信息，传授知识和技能。然而，此时的语言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讲出的言语瞬息即逝。人类开始产生永久记录语言的愿望。

第二章 书写文字的形成

对于语言的书写方式是怎么产生和形成的这个问题，可以找到不少历史遗迹和资料作为回答的依据。当今的世界上存在许多具有书写体系的语言，它们的书写方式各不相同，但是，如果究其起源，似乎都可以追溯到人类的祖先为了传递信息或保留信息在洞穴的石壁上刻画出来的、模仿实物的简单的图形。这就是最原始的“文字”，即“象形文字” (pictograph)。象形文字能表达的意念毕竟有限，于是，一个个的图形便逐渐演化为一个个的符号，象形文字也就演化为“表意文字” (ideograph)。随着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或意念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抽象化，符号最终被用来表示语言中的单词，这便是“语标书写法” (logograms)。古代语言中具有代表性的语标书写法是古代苏美尔人使用的书写方式。因为他们使用的符号是楔子型的，故称“楔型文字” (cuneiform)，一般认为这是已知的最早的书写体系。以上所谈的几种书写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以特定的符号形式来表示特定的事物或意念。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Yule 谈了两种以特定的符号来表示特定的语音的书写方式：音节书写法 (syllabic writing) 和字母书写法 (alphabetic writing)。Rebus 书写方式实际上是从“以形表意”到“以形表音”的过度。音节书写法和字母书写法是现代语言中十分常见的书写方式，尤其是后者，绝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是用字母书写的，我们常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欧洲语言使用的字母表都大同小异。对这个问题，Yule 的回答是，它们都是同一祖宗，即希腊语所繁衍的后代，当然其中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

在本章最后一节，Yule 从历史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作为一种字

母书写语言，英语的书写和发音之间常常会令人困搅地出现许多差异。学英语的人常常恨不得搞一个英语的文字改革，把它改得音形一致。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Yule 还提到了汉语的书写方式基本上是语标书写法，这种方式有它的利和弊。汉语拼音或许能克服它的某些弊端，你认为汉语拼音有可能最终取代方块字书写方式吗？

第三章 语言的属性

从类人猿、蜜蜂、蝉到斑马的一切动物都能和同类进行交际。而人类语言交际系统的复杂性是任何动物交际系统无法比拟的（当然，我们对动物交流方式的理解仅仅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已）。语言具有交际性（communicative）和信息性（informative）。语言具有独特的属性：跨时空性（displacement）、任意性（arbitrariness）、能产性（productiv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双重结构性（duality）和文化传播性（cultural transmission）等。例如，人类可以用语言自由谈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具体或抽象的事物。这就是语言的跨时空性。然而，语言形式与其意义之间没有“自然”联系。如汉语的“狗”、英语的 dog 和法语的 chien (ne) 与狗这种动物没有自然关系或相似关系（iconic），狗的不同命名完全是任意的。语言的结构和词汇是有限的，但是人们能创造出的表达式是无限的。动物的鸣叫方式非常有限且与固定的物体或场合相联系，不具有能产性。一个人习得什么样的语言，与人种没有关系，而是由他生长的语言文化环境决定。语言代代相传的过程反映语言的文化传播性。语言的每一个声音可与所有其它声音分离。如仅仅靠 b 和 p 之间的发音区别就能使说英语的人分辨 back 和 pack 的不同意义，这种属性即所谓的分离性。语言的组织可以同时有两个层次，这种属性被称作双重性。n, b, i 三个音既可组成 bin，也可组成 nib，二者的意义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在声音层次上得到两个不同的声音组合，又可在语义层次上获得不同的意义。双重性使语言以有限的特征产生大量的、意义有区别的声音组合。这也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叫声的地方。

第四章 动物与人类语言

本章用若干实例继续介绍动物交际系统和人类语言的根本区别。实际上，有实验表明，动物不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位科学家将一只小黑猩猩和他们的孩子放在一起抚养。据说，这只猩猩后来能理解约一百个词，但是一个也没“说”过。四十年代，另一只名叫 Viki 的黑猩猩被一对科学家夫妇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经过五年的努力，Viki 终于勉强发出几个“词”（如 ma-ma, papa, cup）的声音，但发音仍不清晰。

在无法教会黑猩猩讲人话的情况下，又有人试图向黑猩猩教手势语。一只名叫 Washoe 的猩猩在三年半内学会了运用百余个词的手势，包括“飞机、婴儿、香蕉、窗户、妇女、你”等。而且，Washoe 能懂比此数量大得多的手势，似乎还能进行问答式的简单对话。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类研究持肯定态度。有人重新分析了有关录像材料后指出，看起来像在对话的黑猩猩只是在重复教师的手势而已。因为黑猩猩做出了某些行为（做手势）的话就能获得奖品，所以，与其说这是语言行为不如说是黑猩猩玩的高明“把戏”。

此外，对于什么能算得上“运用语言，”研究者们没有一个客观确切的界定。我们把婴儿发出的喃喃声当作语言发展的开始，但是，许多科学家认为小猩猩做出的“像语言”的手势不能看成语言运用。

第五章 语音

语音学研究语音的特点。有研究语音产生方式的发音学（articulatory phonetics）、研究声波物理属性的声学语音学（acoustic phonetics）、研究语音感知的听觉语音学（auditory phonetics），甚至还有司法部门用于研究语音识别和分析录音材料的法医语音学（forensic phonetics）。

根据发音部位的不同我们可以分出以下几类语音。发音过程中声带舒展，气流从胸腔顺利通过口腔，毫无阻力，此时发出的声音为清音，如 S-S-S-S。当声带收紧，气流冲破阻力产生震动效果时，

发出的音为浊音，如 Z-Z-Z-Z。

用双唇发出的音称作双唇音 (bilabials)，如 pat, bat, mat 的第一个音。用上齿和下唇发出的音为唇齿音 (labiodental)，如 fat 和 vat 的第一个音。舌尖处于上齿后时发出的音为齿音 (dental)，如 [θ]。舌前端处于齿龈上时所发的音为齿龈音 (alveolar)，如 [t], [d], [n]。舌头处于齿龈后、上腭的前部时所发的音为齿龈上腭音 (alveo-palatal)，如 child 的第一个音。发音部位向后移动至软腭时发出的音是软腭音 (velar)，如 [k]。另外，舌和其它口腔部位不处于活动状态，气流通过声门时发出的音叫做声门音 (glottal)，如 [h]。

语音还可以按发音方式的不同分类。气流(短时)完全受阻产生的音叫塞音(stop)，如[p], [b], [t], [d], [k]等。当气流冲过狭小的通道产生摩擦时发出摩擦音(fricative)，如[f], [v], [s], [z]等。气流短时受阻产生摩擦时的发音叫塞擦音(affricate)，如 cheap 和 jeep 的第一个发音。气流通过鼻腔发出的声音为鼻音(nasal)，如[m], [n]等。受后面的元音影响发出的音如[w]和[y]叫半元音(approximant)。还有两种辅音，一是声门短时完全受阻发出的声门塞音 (glottal stop)，如人们在说 Oh oh! 时通常在两个 Oh 之间发出一个声门塞音。另一个是说 butter 这样的词时将它发成近似 budder 的音，即发出了一个闪音 (flap)，记做 [D]。类似的词还有 latter, ladder, writer, rider 等。

元音与辅音不同，所有的元音都是浊音。舌位分高、中、低，口腔位置分前、中、后。如 [i] 为前高位，[a] 为后低位。由两个音形成的元音叫双元音 (diphthong)，如 my, boy 中的元音。

第六章 语音模式

音位学 (phonology) 主要描述语音系统和模式。但是，音位学不是研究发音的物理过程和特征，而是研究语音的抽象特征或心理特征。在发音过程中，tar, star, eighth 中的 [t] 都有所不同，音位学却把它们表述成同样的音位 (phoneme)，也就是说，所有 [t] 的发音同属一个音位 /t/。音位能区别意义，/f/和/v/能区分 fine 和 vine 的不同意思。每个音位都有自己的音位特征，如/v/的特征为 [+ 浊音，+ 唇齿音，+ 摩擦音]，而/p/具有 [- 浊音，+ 双唇音，+

塞音] 等特征。

一个抽象的音位可能有若干个不同的发音方式, 这些发音叫做音素 (phone)。音素用方括号表示, 如 [t]。同一音位的一组音素称为音位变体 (allophone), 如 /p/ 在 pair, span 中的发音不同, 前者带有轻微的吐气 (aspiration), 后者却不送气。

像 pat 和 bat 能区别不同音位的成对单词叫最小意义对 (minimal pair)。能区别音位的成组单词叫最小意义组 (minimal set), 如 feat, fit, fat, fate, fought, foot。

最小意义对(组)显示出语音组合的模式。英语中的 /spr/ 和 /str/ 辅音丛可以出现在词首, 但不可以出现在词尾。[fsɪg] 和 [rnɪg] 则不可能出现在英语中。研究这种限制的学问叫音位配列学 (phonotactics)。

英语的单词由音节组成, 每个音节必须包含一个元音或近似元音的音。音节的构成成分通常为音节头 (onset)、音节核 (nucleus) 和音节尾 (coda)。由一个以上的辅音构成的音节头或音节尾叫辅音丛 (consonant cluster)。

在音位序列中, 一个音位的某个特征被另一个音位复制或吸收时就出现同化 (assimilation), 如 dogs 中的 /z/ 就是同化的结果。在快速语流中有的音被省略 (elision), 如 friendship 的 /d/。

第七章 词与构词法

现代英语的构词法主要有造词 (coinage)、借词 (borrowing)、合成 (compounding)、混合 (blending)、缩略 (clipping)、逆构 (backformation)、转换 (conversion)、首字母缩略 (acronym)、派生 (derivation) 等。

语言具有任意性, 有些新词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例如 hoover (电动吸尘器) 源自吸尘器生产商 William.H. Hoover 的大名。另一获得新词的手段是从别的语言中借用某些词, piano 来自意大利语, tycoon 来自日语, tea 借自中国福建的方言, 汉语的“沙发”借自英语, “机关”借自日语, 等等, 不胜枚举。合成法也是常用的构词法, 如英语中的 classroom, bookcase, newspaper 等。混合法将一个词的首部与另一个词的尾部结合在一起构成新词, 例如 smoke 和 fog 混合成 smog, breakfast 和 lunch 合成 brunch。